

# 俄乌冲突与美国代理人战争的走向<sup>\*</sup>

陈 翔

[内容摘要] 乌克兰危机是世界政治的重大议程,俄乌冲突更是当今国际安全的焦点问题。从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及内战出现直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国一直推行针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美国推行代理人战争的总体目标是以遏制俄罗斯达到维护其在欧洲的战略利益的目标,进而护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代理人战争的具体目标从支持乌克兰中央政府战胜俄罗斯支持的乌东民间武装,演化到掣肘与拖累俄罗斯且使后者陷入“代理人战争陷阱”。在俄乌冲突中,美国代理人战争有着不同以往代理人战争的新调整,体现在政治军事上公开援助乌克兰、通过多边联盟组团式开展代理人战争以及多种政策工具的混合使用等方面。美国在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走向受到美国国内政治与盟友支持、乌克兰战场能力、俄罗斯反制等因素影响。分析俄乌冲突中的美国代理人战争,有助于深入研判俄乌冲突的未来走势。

[关键词] 美国 俄罗斯 美俄关系 俄乌冲突 代理人战争

[作者简介] 陈翔,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代理人战争是借助第三方间接介入冲突以影响战略结果的战争形态,涉及发起国利用代理人为其战斗的过程。克里斯·洛夫曼指出,代理人战争是国家寻求扩大自身战略目标,同时避免卷入直接的、昂贵的流血战争的逻辑替代。<sup>①</sup>代理人战争是直接干预与不干预政策光谱的中间一环,本质上属于间接干预形

<sup>\*</sup> 本文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优秀青年学者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1YQ15)的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 Chris Loveman, “Assessing the Phenomenon of Proxy Intervention,”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Vol. 2, No. 3, 2002, p. 30.

式。作为霸权国,美国把代理人战争作为实现其全球战略利益的有力政策工具。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对外直接干预受到对方的制约,因此代理人战争成为两国战略竞争的替代战略手段。核武器的到来以及核恐怖平衡的出现使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直接冲突的概率极大降低。<sup>①</sup> 1955年底,美国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指出,代理人战争是世界上最为廉价的保单。在两极格局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发动代理人战争集中于亚洲、非洲与中美洲等美苏战略博弈的边缘地带,采取秘密军事安全援助、财政后勤保障以及情报支撑等方式,尤其是提供武器、弹药及其他军事技术等军事物质给其选定的代理人为其打仗是代理人战争最为主要的体现。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缺乏体系约束的战略环境使其频频使用直接军事干预的方式打击或推翻他国政权。处于权力金字塔顶层的美国,先后直接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代理人战争暂时淡出人们的视线。<sup>②</sup>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与大国博弈加剧,代理人战争再度浮现于国际政治舞台,美国重新把代理人战争作为重要的战略手段。避免战争已经成为大国处理相互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因为它们之间的下一场战争带来的将是毁灭。<sup>③</sup> 尤其是经过长久且不甚成功的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美国对外直接军事干预的动能不足。2022年7月,据美国“拦截者”网站报道,美国在2017~2020年通过“127e”代理人战争项目,在全球至少开展了23次代理人战争。<sup>④</sup>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不断发酵以及俄乌冲突的爆发,美国加大援助乌克兰的力度,以实现弱俄遏俄的既定目标,引起国际社会对代理人战争问题的广泛关注。本文立足于国际政治的经验事实,深入分析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推行代理

---

① 关于核武器限制大国直接军事冲突,可以参见 Scott Bills, “The World Deployed: U. S. and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Proxy Wars in the Third World since 1945,” in Robert W. Clawson, ed., *East West Rivalry in the Third World*, Wilmington: Delawar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86, pp. 77 ~ 101; 陈翔:《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为何频发》,《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4期,第124~155页。

② 王玮:《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历史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6期,第49~69页。

③ Joshua Baron, *Great Power Peace and American Primacy: The Origins and Future of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206.

④ “Foreign Media Exposes US Proxy War Program,” <https://watchingamerica.com/WA/2022/07/24/foreign-media-exposes-us-proxy-war-program/>.

人战争的目标、路径及影响因素,以进一步研判俄乌冲突及美俄博弈的走向。

### 一、美国在乌克兰代理人战争目标的演化

位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乌克兰,原本可以成为东西方沟通的政治经济桥梁,却呈现出在俄西之间左支右绌的地缘政治困境,其国内亲西方派与亲俄派的激烈竞逐以及美欧与俄罗斯的战略博弈推动该国政局的急剧变动。乌克兰危机是涉及到俄罗斯—乌克兰—美西方互动的政治危机与军事僵局,从国内政治危机与内战国际化演化到当前的俄乌冲突阶段。2013年11月,乌克兰亚努科维奇政府宣布中断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并寻求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这导致乌国内亲西方力量的不满与抗议,进而成为引发乌克兰危机的导火索。2014年2月,乌国内反对派在西方支持下夺取政权,建立临时过渡政府,政局进一步动荡,乌克兰危机正式爆发。在经历政治危机之后,乌克兰危机进一步迈向军事冲突阶段。2014年3月,克里米亚通过公投及议会投票宣布加入俄罗斯,加剧了乌克兰危机的烈度。克里米亚事件刺激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运动及乌克兰内战的爆发,导致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恶化。2014年4月,“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由此,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爆发反政府武装冲突。顿巴斯地区的暴力冲突被界定为有着外国直接与间接军事干预的内战。<sup>①</sup>

此后乌克兰危机及内战呈现出深度国际化的特征,在内战与谈判之间拉锯。围绕乌东部武装冲突,俄罗斯、德国、法国及乌克兰冲突各方在2014年9月与2015年2月先后签订两个《明斯克协议》。根据新《明斯克协议》,所有的外国军队、军事装备及雇佣兵应在欧安组织监督下撤离乌克兰。2020年7月,“诺曼底四方会谈”达成停火机制措施的协议,促使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基本被控制。但是随着各方消极性互动的延续,最终演化成俄乌冲突。俄罗斯在2022年2月21日承认

---

<sup>①</sup> Ivan Katchanovski, “The Separatist War in Donbas: A Violent Break-up of Ukraine?”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7, No. 4, 2016, p. 483.

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为独立国家,随后发布总统令,指示俄武装力量进入顿巴斯地区维护当地和平,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引发俄乌冲突。

### (一) 美国代理人战争的总体目标

乌克兰危机、内战与俄乌冲突既是乌国内政治与社会矛盾的反映,也是俄乌两国长期矛盾的结果,更是美俄战略博弈的产物。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乌克兰作为独立的国家,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盟友,而不受到外部干预及俄罗斯的阻挠。<sup>①</sup>面对乌克兰危机的不断恶化以及俄乌冲突的爆发,美国采取多种手段介入其间。在军事上,美国加大对俄罗斯的安全威慑力度,推动北约不断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在黑海与乌克兰军队举行联合演习,强化在波罗的海三国、波兰与罗马尼亚等国的军力部署。在经济上,美国联合欧盟共同制裁俄罗斯,压制世界市场石油价格,切断俄通向欧洲的能源管道,与俄罗斯技术及金融脱钩,冻结俄在美资产。不过,美国不能也不愿直接运用军事手段解决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冲突,而是把代理人战争作为介入乌克兰危机与俄乌冲突的重要战略方式。

在乌克兰战场,美国针对俄罗斯发动代理人战争的总体目标是维护全球霸权地位,继续保证其在欧洲的主导利益及阻遏俄罗斯的复兴。当国家安全威胁感知仍处于需要直接介入的门槛之下并且借助潜在伙伴看起来行得通的时候,代理人战争常常会很快上升为最不坏选项的首选。<sup>②</sup>美国对俄罗斯的国际定位是其作为沙皇俄国与苏联的继承者,具有扩张主义的历史传统,帝国心态难以根除,且认为俄罗斯试图恢复其传统帝国版图。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从彼得大帝到普京,时过境迁,然而俄罗斯的扩张节奏却惊人的一致。<sup>③</sup>布热津斯基早在1994年就提出,“没有乌克兰,俄罗斯不再是一个帝国,但是如果重新控制乌克兰,俄罗斯将自动成为一个帝国”。<sup>④</sup>俄罗斯寻求恢复大国地位的努力和加快融入欧洲的战略,是与美国建立单极霸权的目标相抵触的。<sup>⑤</sup>由此可见,美国出于

① Rodric Braithwaite, “Russia, Ukraine and the West,” *The RUSI Journal*, Vol. 159, No. 2, 2014, p. 64.

② Tyrone L. Groh, *Proxy War: The Least Bad Op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5.

③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世界秩序》,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52页。

④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Premature Partnership,”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2, 1994, p. 80.

⑤ 张建、周琪:《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美俄关系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第89页。

霸权护持的基本追求,不断推动并升级在乌克兰战场的代理人战争。当然从具体目标导向来看,从乌克兰危机直到俄乌冲突,美国的代理人战争形态的战略诉求有着阶段性变化。

## (二)美国代理人战争具体目标的变迁

从2014年到2021年,美国在乌克兰代理人战争的具体目标是战胜型导向。2014年6月,波罗申科政府上台,持坚决打击乌东部民间武装的强硬立场,把乌东民间武装定性为恐怖分子,并由此展开军事行动,把这种行动称为“反恐行动”,把安全议程及实现领土完整作为任何政治解决的先决条件。学界普遍认为这个阶段的乌克兰内战是美国支持的基辅中央政权与俄罗斯扶植的东部反叛力量之间的代理人战争。<sup>①</sup> 西方认为俄罗斯归并克里米亚这个战略区域,使其有机会改变黑海地区的权力平衡并进而成为该区域的主导力量。<sup>②</sup> 美国认为如果不能帮助乌克兰中央政府收复失地及完成平叛任务,乌国内政治及外交天平就会进一步倒向俄罗斯,进而威胁美国及北约的实力地位。美国驻欧空军司令菲利普·布里德洛夫指出,俄罗斯决心重塑其认定的合法“势力范围”,逐渐削弱北约并再造其大国身份。<sup>③</sup> 美国在乌克兰内战阶段代理人战争的具体目标是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支持,打败俄罗斯幕后扶持的乌东民间武装,进而推进乌国家战略的进一步西化及加入西方阵营,强化在欧洲东部的地缘战略地位,维持其在全欧洲的主导地位。同时,美国可以有效破坏俄乌关系,制衡俄罗斯在乌克兰乃至整个前苏联空间的地区影响力,把乌克兰由俄罗斯设定的势力范围变成美国反俄的前哨阵地。当然,美国等西方国家排除直接军事介入顿巴斯地区战争的可能性。<sup>④</sup>

2022年2月,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美国在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并非仅仅为

---

① Luiz Alberto Moniz Bandeira, *The World Disorder: U. S. Hegemony, Proxy Wars, Terrorism and Humanitarian Catastrophes*, Cham: Springer, 2019, pp. 223 ~ 233.

② Zofia Studzinska, “How Russia, Step by Step, Wants to Regain an Imperial Role in the Global and European System,” *Connections*, Vol. 14, No. 4, 2015, p. 31.

③ Philip M. Breedlove, “NATO’s Next Act: How to Handle Russia and Other Threats,” *Foreign Affairs*, Vol. 95, No. 4, 2016, p. 98.

④ Ivan Katchanovski, “The Separatist War in Donbas: A Violent Break-up of Ukraine?”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7, No. 4, 2016, p. 482.

了赢得战争胜利,而是在避免地区冲突演化为大国直接对抗之际,重在拖垮俄罗斯,追求美国在东欧的权力优势。面对俄乌冲突的地缘政治现实,美国并不希望与俄罗斯直接进行军事对抗甚至战争,且刻意避免与俄罗斯的正面军事冲突。毕竟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没有国家愿意与俄罗斯直接对抗。<sup>①</sup>伊沃·达尔德指出,尽管西方认定俄罗斯对欧洲安全的威胁不断增大,但是美国需要避免一场与俄罗斯之间的大战。<sup>②</sup>美国在俄乌冲突阶段代理人战争的重要目标是在自身不用直接介入俄乌冲突的前提下,让俄罗斯陷入乌克兰战场泥潭,把乌克兰变成俄罗斯的“战争溃疡”及消耗俄罗斯国力的“代理人战争陷阱”,加快俄罗斯的战略衰落进程。美国在这个阶段的代理人战争不追求尽快结束,甚至主要关注点不在于赢得战争胜利,而是更想借此达到拖垮俄罗斯或者延长冲突以边缘化俄罗斯的企图。2022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直言,美国期望看到俄罗斯的实力被削弱,无法再发动类似于攻击乌克兰的军事行动。<sup>③</sup>为让俄罗斯付出重大代价,美国通过提供武器与资金,增强乌克兰的防务能力,同时限制向乌克兰提供支持,以延长与乌克兰的庇护—代理关系,给乌克兰提供持续的支持让其继续战斗,而非让其完全获胜。

### (三) 美国代理人战争具体目标调整的原因

从乌克兰内战到俄乌冲突,美国针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的具体目标从支持乌克兰战胜俄罗斯扶植的乌东民间武装演化到拖累甚至拖垮俄罗斯。美国具体战略目标变化的重要原因是代理人战场态势发生了巨大转变,由此带来战略设想的调整。在2014~2021年间,乌克兰内战是美俄之间的代理人战争。2022年2月,在俄乌冲突正式爆发以后,原本美俄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演化到美国针对俄罗斯的“半代理人战争”,即俄罗斯不再是幕后介入的代理人战争发动方,而是

---

<sup>①</sup> Mirostaw Banasik, "A Changing Security Paradigm: New Roles for New Actors—The Russian Approach," *Connections*, Vol. 15, No. 4, 2016, p. 39.

<sup>②</sup> Ivo H. Daalder, "Responding to Russia's Resurgence: Not Quiet on the Eastern Front," *Foreign Affairs*, Vol. 96, No. 6, 2017, p. 38.

<sup>③</sup> Matthew Lee, "The U. S. Promise More Aid for Ukraine as Antony Blinken and Lloyd Austin Visit Kyiv," <https://www.inquirer.com/news/nation-world/russia-ukraine-war-antony-blinken-lloyd-austin-visit-kyiv-20220425.html>.

战争的直接参与方。在乌克兰内战期间,俄罗斯向乌东部民间武装提供武器及其他装备,在军事行动的计划及实施等领域进行专业指导与协调。俄罗斯在物质上支持乌克兰东部两个“共和国”,并提供安全保护以防敌对行为。<sup>①</sup>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所能够消耗俄罗斯的国力有限,因此美国在乌克兰内战期间的代理人战争旨在通过打败俄罗斯支持的乌东民间武装,保持乌克兰国家的完整性以及推动作为整体的乌克兰倒向西方世界。但是在俄罗斯正式卷入冲突及俄军在乌克兰领土上与乌军队发生直接军事战争之后,美国认为能够更加消耗俄罗斯的实力,试图在军事与政治上弱化俄罗斯,达到掣肘及拖累俄罗斯的战略效果。在俄乌冲突中,美国更希望这场战争持续且烈度加大,由此增强乌克兰民众的反俄民粹主义情绪及乌克兰政府坚定亲美的政策立场。

同时,美国通过代理人战争使俄乌冲突长期化与持久化,强化北约的战略能力,实现对欧洲的长期战略捆绑,进而在欧洲安全框架中占据主导权。近些年来,欧洲国家强调战略自主的呼声不断高涨,欧美战略伙伴的“漂流”趋势逐渐显现,甚至北约“脑死亡”的论调甚嚣尘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美国被挤出欧洲的战略焦虑。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国看到整合西方联盟以及强化在欧洲主导地位的战略契机,通过推动代理人战争,扰乱欧洲安全秩序及欧洲区域整合的进程,保证美国的力量持续地留在欧洲;在不发生核战争的前提下,推进俄乌冲突的常态化、持续化与僵持化,达到遏制与削弱俄罗斯的战略任务,最终维护美国在欧洲乃至全球霸权地位。

## 二、美国在乌克兰代理人战争方式的调整

乌克兰与美国相距遥远,在经济贸易、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领域并没有厚实的纽带根基,其被美国重视的关键原因在于美俄战略竞争。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提出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不断向乌克兰提供各方面

---

<sup>①</sup> Anna Matveeva, “Russia’s Power Projection after the Ukraine Crisis,” *Europe-Asia Studies*, Vol. 70, No. 5, 2018, p. 722.

的援助,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且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同美国幕后的援助有着相关性。2014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时任局长约翰·布伦南秘密访问乌克兰,参与策划乌政府对乌东部示威游行的镇压,之后乌政府对东部民间武装的态度更加强硬。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引发了美俄地缘政治矛盾复发,使得西方扩张战略与俄罗斯地区战略的地缘政治矛盾的复发。<sup>①</sup> 美国借助乌克兰作为代理人滋扰、对抗及削弱俄罗斯,试图以弱风险与低代价达到既定目标,即追求以最小成本实现遏制俄罗斯与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最大化收益。在俄乌冲突中,美国的代理人战争同以往代理人战争的方式相比,有延续的一面,但是有着更大程度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 (一) 更为公开地援助乌克兰

美国在乌克兰战场代理人战争的行为机制是通过政治扶植、财政支持与军事援助相结合的方式,鼓动、加剧与拖延俄乌冲突。美国积极扶植乌克兰代理人,煽动乌克兰反俄政治情绪及脱俄战略实践,鼓动乌克兰开启与俄罗斯的政治、安全冲突。美国借助政治伙伴作为代理人,保护美国的利益及操纵乌克兰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对乌克兰政府的高级官员任命及内外政策有重要影响。2019年5月,泽连斯基当选为乌克兰总统,美国积极支持其在乌克兰的地位。2021年4月,美乌国防部长谈话中,美国表示一旦乌克兰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支持。2022年2月,美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波兰,称北约支持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选择同邻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权利。<sup>②</sup>

美国不断财政资助乌克兰,强化乌克兰的国防实力与经济基础,加剧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政治、安全冲突。在代理人战争中,加强代理人的军事实力是升级战争烈度的重要前提。2014年4月,美国提出援助乌克兰计划,涉及为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贷款担保,提供5000万美元用于乌克兰的政治与经济改革。从2014

<sup>①</sup> 张建、周琪:《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美俄关系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第89页。

<sup>②</sup>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fense Secretary Visits Polish Ally as Russia Continues Provocations in Ukraine,"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940465/defense-secretary-visits-polish-ally-as-russia-continues-provocations-in-ukraine/>.



年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爆发直到 2019 年,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超过 16 亿美元。<sup>①</sup> 美国 2020 财年计划向乌克兰拨款 2.5 亿美元的财政援助。据美国国防部数据,美国 2021 年向乌克兰提供的安全援助超过 10 亿美元。<sup>②</sup>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拜登政府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表现得更为公开。自从 2014 年以来,美国总共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大约为 221 亿美元,而其中有 193 亿美元是在 2022 年 2 月之后的承诺金额。<sup>③</sup>

美国还大力武装乌克兰,向其提供大规模的武器及训练,在卫星和情报等领域协助乌军打击俄方目标,拖延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政治、安全冲突。2014 年乌东军事冲突爆发以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包括交通工具、电台、通信设施与排雷设备等。2017 年 12 月,美国政府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包括 210 枚反坦克导弹及狙击步枪等在内的计划。2018 年,特朗普政府批准向乌克兰出售价值 4700 万美元的 210 枚标枪式反坦克导弹及 37 个发射装置。<sup>④</sup> 在俄乌冲突发生以后,美国对乌克兰武器援助的数量与种类不断增多。2022 年 3 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奔赴乌克兰边境秘密机场,把该地作为美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装备的重要前进基地。2022 年 4 月 1 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激光制导导弹、“弹簧刀”战术无人机系统、“彪马”无人机系统、反无人机飞行系统、高机动性多功能轮式装甲车、夜视仪、战术安全通信系统、机关枪、商业卫星图像服务、弹药与医疗物资等。<sup>⑤</sup> 2022 年 5 月,拜登政府批准向乌克兰提供装甲车、直升机及火炮等武器装备。2022 年 11 月,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数量不等的装甲

---

① Joe Gould and Howard Altman, “Here’s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US Aid Package to Ukraine That Trump Delayed,” <https://www.defensenews.com/congress/2019/09/25/what-you-need-to-know-about-the-us-aid-package-to-ukraine-that-trump-delayed/>.

② C. Todd Lopez, “U. S. Provided More Than \$1 Billion in Security Assistance to Ukraine in Past Year,”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955960/us-provided-more-than-1-billion-in-security-assistance-to-ukraine-in-past-year/>.

③ David Vergun, “Official Says Fighting Remains Intense in the Donbas,”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243731/official-says-fighting-remains-intense-in-the-donbas/>.

④ Christopher Miller, “U. S. Confirms Delivery of Javelin Missiles to Ukraine,” <https://www.rferl.org/a/javelin-missile-delivery-ukraine-us-confirmed/29200588.html>.

⑤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fense Department Announces \$300 Million in Additional Assistance for Ukraine,”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987119/defense-department-announces-300-million-in-additional-assistance-for-ukraine/>.

车、坦克、无人机、内河装甲艇及“鹰”式防空系统。美国还向乌克兰政府军提供军事人员培训与战场顾问指导。从2022年4月到12月,美国已经训练大约3100名乌克兰士兵。<sup>①</sup> 2022年12月,美国国防部宣布从2023年1月起,每月培训500名乌克兰士兵。

由此可见,美国在俄乌冲突过程中的代理人战争更为公开与显性,这不同于传统以秘密与隐蔽方式开展的代理人战争。传统代理人战争具有隐蔽与非正式特征,国家试图借助代理人的隐蔽间接冲突避免与对手的直接冲突,实现巧言推诿,以规避国内观众成本的政治惩罚。<sup>②</sup> 依靠代理人而非自己的军事力量发起军事行动,是美国领导人担心难以预料的国内观众成本风险的主动选择结果。领导人通过控制其政策的框架,在国内获得政治利益。<sup>③</sup> 如果国内观众认可领导人的代理人战争决策,则会强化美国介入代理人战争的程度,代理人战争的表现形态更为公开。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酵以后,美国逐渐对乌克兰提供实质性援助,不过这种介入较为隐性,保持相对低调的姿态。俄乌冲突以后,特别是俄罗斯以“特别军事行动”的名义攻入乌克兰境内,包括美国国会、国内精英与公众舆论普遍支持美国政府的乌克兰政策,推动拜登总统加大并公然推行代理人战争。

## (二) 组团式代理人战争方式

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在乌克兰战场的代理人战争的重要调整是更加强调多边联盟组团式介入冲突进程。一方面,美国联合其他北约国家集体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培训等。2020年,美国推动乌克兰成为北约“能力增长伙伴”,使得乌克兰获取更多的军事资源,包括情报分享、后勤援助、军事训练及指挥指导等。2021年4月,美国、加拿大、英国、立陶宛及波兰举行讨论乌克兰局势的会议,并组成“乌克兰联合多国训练小组”,提出向乌克兰提

---

① C. Todd Lopez, “U. S. Plans Combined Arms Training for Ukrainian Soldiers,”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248075/us-plans-combined-arms-training-for-ukrainian-soldiers/>.

② 关于观众成本的代表性研究,参见 James D. Fearon, “Signaling Versus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ests: An Empirical Test of a Crisis Bargaining Model,”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8, No. 2, 1994, pp. 236 ~ 269.

③ Philip B. K. Potter and Matthew A. Baum, “Democratic Peace, Domestic Audience Cost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27, No. 4, 2010, p. 466.

供军事训练的计划,推动乌克兰军队在协同作战、后勤保障、医疗康复等方面能力的提升。美国欧洲司令部不断向位于乌克兰西部的亚沃利夫战斗训练中心提供支持,对训练及提升乌克兰军队的战斗能力具有重要影响。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把训练乌克兰军队的基地主要设在英国与德国,由英国主导步兵训练,德国负责防空系统、火炮等专业技术兵种训练。2022年4月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已经训练1.5万名乌克兰人员。美国国防部2022年11月宣布在德国建立乌克兰安全援助小组,专门处理美国长期援助乌克兰的事宜。2022年12月,美国宣布增加在德国军事训练乌克兰人员的量级。

另一方面,美国和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提供各种先进武器,鼓励乌克兰打下去,而不是促谈促和。<sup>①</sup>美国批准英国、波罗的海国家等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美制武器,包括标枪反坦克导弹和地对空“毒刺”防空火箭,鼓动北约盟友援助乌克兰。比如,美国借助波兰、斯洛伐克等作为代理人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通过这些国家出面向乌提供俄制米格-29战斗机。2022年12月,斯洛伐克政府宣布准备同美国空军协调,将米格-29战斗机转让给乌克兰空军,加强乌克兰的空战能力。2023年1月,美国与德国联合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布雷德利”步兵战车与“黄鼠狼”步兵战车,增强乌克兰军队的进攻能力。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其他国家总共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超过200亿美元。

除了北约盟友外,美国还把雇佣军作为间接代理人,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援助对抗俄罗斯,展现出代理人战争的多层级特点。私人安全公司逐渐成为当前及未来代理人战争的参与方,在情报搜集、军事训练、作战实践、武器供给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大量借助诸如“莫扎特”这样的雇佣部队参与俄乌冲突,雇佣部队还积极训练乌克兰军队。比如黑水公司不仅为乌克兰提供军事训练,也为乌克兰军队的军事行动担任顾问指导。

美国组团式代理人战争形态同其应对俄乌冲突所能够汲取的资源有限有关,以组团式代理人战争凝合聚力,降低自身可能面临的国内与国际压力,分摊

---

① 李永全:《俄乌冲突主要利益攸关方之博弈及其影响》,《俄罗斯学刊》2022年第4期,第9页。

代理人战争成本,增强间接介入俄乌冲突的合法性。随着美国的注意力从反恐转移到大国竞争,美国不能再为不合理的战略浪费物质资源。<sup>①</sup>因此,美国需要通过拉拢北约盟友共同支持乌克兰,来增加对抗俄罗斯的舆论声势,实现冲突双方的权力平衡。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直接军事冲突刺激欧洲特别是近俄国家的敏感神经,推动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欧洲小国实施代理人战争。<sup>②</sup>此外,美国积极推进联盟型代理人战争,同拜登政府再度重视联盟管理有关。在遏制与围堵俄罗斯方面,美国拜登政府强调联盟的集体力量,以整体阵营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 (三) 混合型代理人战争路径

不同于纯粹以军事安全为主的代理人战争形态,美国在乌克兰战场针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更加注重其他方面的手段支撑,包括信息、外交等多种路径。在俄乌冲突中,美国综合使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代理人战争的暴力特征没有根本改观,但是非暴力手段的运用逐渐影响战争的进程。俄乌冲突的本质是俄罗斯与美国的大国竞逐,是涵盖多领域与全方位的“混合战争”。当前,美国代理人战争发生在两个空间,一是主要发生在乌克兰境内的俄乌之间地面战争;二是网络空间的信息战争,美西方参与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新型舆论战。社交媒体空间成为发动代理人战争的新平台,代理人战争与网络工具相结合,成为美国倾向于采用的战略手段之一。社交媒体赋予了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新型权力,俄乌冲突期间,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平行于乌克兰战场的另一个“虚拟战场”。<sup>③</sup>在没有与俄罗斯直接开战的前提下,美国帮助乌克兰提升对俄罗斯的信息战能力,全面封杀利俄信息在社交平台的传播,不断制造虚假信息,给俄罗斯的军心士气制造麻烦。“混合战争”战略提供了赢得战争的独特视角,即尽可能减少流

---

① Barnett S. Koven, "Competing with Great Powers through Competitive Strategy and Unconventional Warfare," *Special Operations Journal*, Vol. 7, No. 1, 2021, p. 68.

② Vytautas Isoda, "Can Small States Wage Proxy Wars? A Closer Look at Lithuania's Military Aid to Ukrain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September 2022, pp. 1 ~ 20.

③ 刘军:《社交媒体对俄乌冲突的影响分析》,《人民论坛》2022年第13期,第108页。

血与财政消耗。<sup>①</sup> 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及幕后的美国占据舆论战的主导地位,持续把控国际舆论主导权。另外,美国在外交上为乌克兰站台,孤立、污名化俄罗斯,通过召开美欧峰会、七国集团会议、北约峰会等,统一对俄政策立场,最大限度构建反俄统一战线。

美国在乌克兰的新型代理人战争采取的手段更加多样,反映国际政治的复杂性特征。在战争服务于政治目标的基本前提下,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政治的演化,战争制胜机理逐渐发生变化。有学者直言,在现代战场上获胜的最好方式是运用目标受众最广泛使用的路径与手段。<sup>②</sup> 当前国际冲突的关注点转向战场的认知维度,即通过引导塑造受众认知取得战场的胜利。美国代理人战争形态的变化同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战略利益有关,不再仅仅是以往的注重地理争夺模式,而更多地是争夺认知空间的优势,把俄罗斯塑造为所谓文明体系之外的“公敌”。在数字时代,认知空间成为国际冲突与国家间战争的重要空间。公众对战争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宣传与媒体报道的影响,这些信息通常遵循政府对冲突路线的立场。<sup>③</sup> 美国通过在国际舆论领域的主控权,改变与塑造受众群体的认知体系,影响乌克兰战场的态势发展,达到遏制俄罗斯的战略目标。

### 三、美国代理人战争走向的影响因素

乌克兰危机的逐渐恶化以及俄乌冲突的愈加焦灼,导致乌克兰成为欧洲地缘政治新的火药桶。美国借助乌克兰作为地缘政治抓手,其代理人战争推动俄乌冲突不断升级以及俄乌冲突形势的转变。美国发动代理人战争,是不希望与俄罗斯全面开战,为此美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不设立禁飞区,以免美

---

① Michail Ploumis, “Comprehending and Countering Hybrid Warfare Strategies by Utilizing the Principles of Sun Tzu,”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24, No. 2, 2022, p. 359.

② Teemu Saessalo and Ali-Mauri Huhtinen, “The Information Blitzkrieg-‘Hybrid’ Operations Azov Style,”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 31, No. 4, 2018, p. 424.

③ Ivan Katchanovski, “The Separatist War in Donbas: A Violent Break-up of Ukraine?”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7, No. 4, 2016, p. 475.

俄直接对抗危险局面的出现。代理人战争是战略性讨价还价,需要动态及明确的互动,包括一系列权衡:介于可用的代理人之间、一方需求及事实所得、竞争性议程与竞争性目标、控制代理人的野心及控制的实践等。<sup>①</sup> 考察代理人战争的影响变量,需要把握作为战争发起方的庇护方、作为战争发动者的代理人及战争对象的目标国家。美国在乌克兰代理人战争的走向受到相关因素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 (一) 美国国内政治及盟友支持度的变化

庇护方美国是否有着明确清晰的战略设计以及持续有力的国内支持与盟友配合,这影响到代理人战争演化的战略基础。战略的要义是处理好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讲究意图与能力的匹配以及目标与手段的契合。近些年,美国的对外战争所采取的军事战略被政治成本驱动深深塑造。<sup>②</sup> 美国充当代理人战争的幕后操作方与发起者,通过在乌克兰发动代理人战争,避免与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冲突,其逻辑驱动在于作为战争代理人的乌克兰能够帮助其“廉价”地实现外交政策目标。不过,美国在乌克兰战场针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缺乏较为明确的政治战略设计。从当前情况来看,美国的代理人战争首先是军事战略,其次才是政治战略。美国借助乌克兰所要达到的军事目标与美国要实现的政治战略目标之间存在错位,军事任务完成后的战略走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会深刻影响到美国在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的走向,是决定升级还是降温代理人战争的重要变量。如果美国认为乌克兰代理人不再是有用的军事政策工具,不能实现美国追求的军事战略目标,美国可能会撤回这种支持。

同时,能否获得有效的国内政治支持与资源影响到其在俄乌冲突中的代理人战争进程。尽管美国的国会两党、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反俄情绪高涨,但是通胀危机等经济问题导致拜登总统的支持率持续下滑。在一系列具体援助法案的倡议过程中,不少共和党议员表示反对。2022年5月19日,在美国参议院表

---

<sup>①</sup> Vladimir Rauta, "Proxy Warfare and the Future of Conflict: Take Two," *The RUSI Journal*, Vol. 165, No. 2, 2020, p. 42.

<sup>②</sup> Thomas Waldman, "Buy Now, Pay Later: American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the Strategic Cost Paradox," *Defence Studies*, Vol. 19, No. 1, 2019, p. 92.

决向乌克兰提供 400 亿美元援助的投票中,所有的反对票都来自共和党议员,他们认为对乌援助数额太大,且这笔资金原本可以用来解决国内经济问题。2022 年 7 月,拜登总统支持率降低到 30%,是美国历史上最低的总统支持率。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内反对政府继续援助乌克兰的声音逐渐增大,要求政府把资金用于改善与发展本国的民生问题。2022 年 12 月,美国参议院召开关于国防预算的会议,反对军事预算增加的自由派议员及主张支出控制的财政保守派不赞成大规模的国防开支。美国下一届总统大选的选情同样是影响美国乌克兰政策演进的重要变量。比如,执意参选 2024 年美国大选的前任总统特朗普声称若其再度上台,不会再援助乌克兰。美国霸权实力下降以及需要面临亚太地区大国战略竞争的资源分配问题,这也会影响到美国针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资源获取的有效性。

此外,和资源获取关系明显的是美国北约盟友内部发生分化,以爱沙尼亚、立陶宛、波兰等国家为代表,强烈要求加大援助乌克兰力度,以德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则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北约国家没有完全形成反俄统一立场。2022 年 11 月,两颗不明导弹落入波兰境内,引起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军事冲突的战略风险,关于波兰导弹事件的不同解释也反映和加剧北约内部的分裂。<sup>①</sup>

## (二)乌克兰自身的实力与自主性变化

作为代理人,乌克兰的能力大小是影响美国代理人战争效果及战争走向的重要因素。在代理人战争中,代理人的自主性影响庇护方与代理方之间的关系状态,庇护—代理关系要求庇护方与代理方共同维持这种关系,关系破裂是由于一方或者双方选择离开。作为代理人的乌克兰并非纯粹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其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与指导无非是希望依靠美国庇护实现自身的利益。风险共担是庇护—代理关系的确定性变量,决定任何类型的庇护—代理关系的持续时间及代理伙伴关系的紧密程度。<sup>②</sup> 一方面,更高的代理人能力可以降低美

---

<sup>①</sup> Elliott Davis, "Biden, Zelenskyy Disagree on Poland Missile Origin," <https://www.usnews.com/news/world-report/articles/2022-11-17/biden-zelenskyy-disagree-on-poland-missile-origin>.

<sup>②</sup> Amos C. Fox, "Strategic Relationships, Risk, and Proxy War,"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Vol. 14, No. 2, 2020, p. 19.

国支持乌克兰的军事与经济成本,但是会增加监督乌克兰军事政治行为的成本及可能导致代理成本的增加。庇护方与代理方有着独立的目标与各自的优先事项。<sup>①</sup>事实上,在美国与乌克兰之间同样存在这种情况,美乌之间存在利益分化。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乌克兰不断推动美国在乌建立禁飞区,要求北约提供安全保障,试图把美国卷入到同俄罗斯直接军事碰撞的境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频频要求美国向乌提供战斗机,但是美国拒绝向乌直接派遣兵力。

另一方面,乌克兰政府军的能力及战场表现影响到美国对乌克兰安全援助的态度与代理人战争效果。如果乌克兰政府军展现出强大的军事实力及强烈的反俄意志,可以获取美国更大的援助决心与动力。同样,若乌克兰军队持续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局面,军队士气低落及战斗力低下,那么美国依靠在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就会很难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此外,乌克兰军队实力的不足以及对美国依赖性的强化使美国支持乌克兰的成本上升。代理人依赖性的增大导致美国需付出更多的军事经济与政治资源。乌克兰对美国军事与经济援助的需求更大,则美国控制乌克兰政策行为的可能性更大,能够更有力地开展代理人战争。

### (三) 俄罗斯的战略反制水平变化

目标对象俄罗斯的战略反制能力影响到美国代理人战争的发展趋势。考察代理人战争的演进,需要考虑到可能会激起目标对象的政策反应及目标对象的能力变化。美国在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本质上是针对俄罗斯的战略消耗战,通过扶植乌克兰作为代理人来对俄罗斯进行战略抗衡与消耗。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造成乌克兰危机的主要责任方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其根源是北约东扩及西方尝试让乌克兰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并融入西方。<sup>②</sup>美国的遏俄战略与俄罗斯大国抱负有着结构性冲突,俄罗斯向来把自己定位为世界大国,把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地区作为其恢复大国地位的主要区域。美国把乌克兰拉入北约阵营的意图触犯俄战略底线,是试图剥夺俄最为紧要的战略缓冲及地缘战略支点。

---

<sup>①</sup> Walter C. Ladwig, "Influencing Clients in Counterinsurgency: U. S. Involvement in El Salvador's Civil War, 1979-92,"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1, No. 1, 2016, p. 102.

<sup>②</sup> 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5, 2014, pp. 77 ~ 89.



俄罗斯认为其传统势力范围衍化成美国遏俄的桥头堡与前沿阵地,只能强势推回去。美国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指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本质是战略性现实主义,它不是自己变得更强大,而是让其对手更加虚弱。<sup>①</sup> 美国在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发生在俄罗斯的周边区域,深刻地冲击俄的核心利益。这不同美国以往的代理人战争多发生在亚非拉地区,远离战略竞争对手的关键地带。深度介入俄乌冲突是美国在俄罗斯近邻地区的代理人战争,将乌克兰打造成与俄罗斯进行地缘政治对抗的前沿阵地。

面对美国的代理人战争,俄罗斯在多个领域反制美西方,包括军事还击、信息战等。当然,俄罗斯主要是依靠军事实力的投射,因为其在经济上一直落后于主要对手。<sup>②</sup> 俄罗斯从支持亚努科维奇到推动乌克兰内战,均是向乌克兰直接施加压力,让乌克兰重回俄罗斯的战略控制范围。俄罗斯试图通过加大援助乌东民间武装,进一步制约乌克兰政府投入西方怀抱的战略走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武装进攻表明,普京决心实现他对俄罗斯领导的“欧亚秩序”的具体愿景。<sup>③</sup> 在“特别军事行动”阶段,俄罗斯采取“混合战争”的作战模式,集中把军事行动的多域进攻态势同争取乌民众及改变乌政府战斗意志的政治目标紧密集合。俄罗斯通过相应的权力投射,反过来影响美国介入乌克兰危机与当前俄乌冲突的力度与战略意志。同时,美国担心俄罗斯升级报复,特别是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器的言论令整个西方世界惊慌。避免核战争是美国介入俄乌冲突的根本底线。美国对乌克兰供给的武器水平、介入力度以及政治外交表态,均需要顾及到俄罗斯的可能反应,这都会作用于美国开展代理人战争的形态与力度。

代理人战争是美国推动大国战略竞争的逻辑替代,其在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及在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内推行战略肢解行动,这个总体目标不会变动,可能发生变动的是战略政策工具的使用形式。俄乌冲突看似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军事冲突,其实是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战略对抗,乌克兰之所以

---

① Timothy Snyder, *The Road to Unfreedom*, London: Vintage, 2018, p. 252.

② Angela Stent, “Russia and Eurasia,” *Survival*, Vol. 61, No. 1, 2019, p. 230.

③ Trine Flockhart and Elena A. Korosteleva, “War in Ukraine: Putin and the Multi-order World”,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43, No. 3, 2022, p. 471.

在绝对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能够顶住俄罗斯的军事压力,背后重要甚至关键的因素是美国以及整个西方阵营的大力支持。美国在乌克兰代理人战争的发展态势,受到美国、乌克兰及俄罗斯的关系互动的深刻作用。尽管美国在乌克兰危机、内战及俄乌冲突等不同阶段的代理人战争有着差异化的表现形态,但是美国始终维持同乌克兰的庇护—代理关系。美国在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很难迈向同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冲突,同时美国也不会与俄乌冲突完全脱钩,代理人战争依然是美国介入俄乌冲突及制衡俄罗斯的战略工具。

#### 四、结 论

一直以来,美国倾向于通过代理人战争扩展势力范围,将其视为霸权护持及打击竞争对手的政策工具。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以后欧洲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俄乌冲突的爆发更是彰显欧洲安全治理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使得乌克兰成为东西方地缘政治对峙中的关键国家,北约东扩及美国对俄罗斯遏制力度的加剧是乌克兰局势紧张的根源。在乌克兰危机、内战以及俄乌冲突中,为了巩固在欧洲安全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并遏制俄罗斯,美国不断在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俄罗斯边境制造混乱,把代理人战争作为干预乌克兰事务的重要战略选择,使得代理人战争常态化。美国通过代理人战争一方面避免美俄冲突升级,另一方面在俄乌冲突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不断消耗俄罗斯,而非希望乌克兰迅速获胜。就俄罗斯而言,面对周边部分国家战略接近西方的现实,试图通过强力的战争方式在短期内让部分国家安分,但是在长期看来,这将导致地区国家惧俄、反俄的情绪增加,摩尔多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国家的外交政策走向值得关注。未来,美国在近俄地区的代理人战争是美俄关系互动的重要表现形态,这需要进一步加以深入把握与精准研判。